



故宫退食录

上

朱家溍 著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宮退食錄

王世襄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宫退食录 / 朱家溍著.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3重印)

ISBN 978-7-80047-881-9

I. 故… II. 朱…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②文物—
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C52 K87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414 号

故宫退食录

著 者: 朱家溍

责任编辑: 刘 玮

封面设计: 李 猛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 4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007818 010-85007816 传真: 010-65129479

邮箱: ggzc@vip.sohu.com

制版印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4

字 数: 6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047-881-9

定 价: 66.00 元

序

王世襄

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约我为朱家溍兄的文集写一篇序，我们两人是总角之交，故欣然从命。

家溍兄，字季黄，浙江萧山人。但和我这个福州人一样，是在北京长大的。在他居室的一槽冰梅纹碧纱橱横楣上有一斋额，是许姬传先生写的“宝襄斋”，对面山墙门上有启元白兄写的“蜗居”二字。季黄兄这本文集，并没有用上面的室名命名，而题名曰《故宫退食录》，我认为很恰当。因为这些随笔性的文章是多年来在故宫“退食之暇”写的。更因为书中涉及的门类很多，如：书法、名画、碑帖、珐琅彩瓷器、掐丝珐琅、铜胎画珐琅、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室内装修陈设、园冶、明清历史、戏曲史、饮食等等，所以无法根据文章内容来取书名，故而只有用这样一个名称才合适。

可能有些读者要问：怎么看不出这位作者是研究什么的？在学校读的是哪一系？算是问着了，因为我对作者非常了解。朱老伯翼庵先生对儿子们念书的安排是这样的，在读中学的期间，除学校的功课外，在家中还要背诵经书，点读全部《资治通鉴》，学作古文、诗、词。季黄兄在中学时这些作业都已完成。但同时我也知道他在那段时期的数、理、化有时凑合及格，有时竟不及格。高中毕业会考只勉强过关。考大学时，他的大、二两位兄长命他报考唐山交大水利系和北洋大学机械系，结果当然没考上。两位兄长又决定：“你年纪还小，今年考不上，好好用一年功，明年再考。”他自己明知再考也不可能考取，可是只能遵命。两年之后兄长不再坚持了，他还是进了文学院，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得到学士学位。他在大学期间，古文字学家沈兼士先生、史学家陈垣先生、

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都对他很器重。在多位名教授的指导下，这位在中学数、理、化不及格的学子，在大学却成为出色的高材生。不过在大学所学的课目，对其后来的工作，虽可收左右逢源之益，却又不是直截了当的对口挂钩，因为当时大学没有文物考古专业。即使现在有此专业，又何尝能尽括文物的各门各类呢。

近年发行的《收藏家》杂志，自创刊号到现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欧斋藏碑帖目录》《六唐人斋藏书录》已有多期。从目录所罗列翼庵先生的藏品，就可知朱家溍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三部目录就是他青年时代编写的，也就看到他对各类文物爱好的根源。顺便说一下，他家全部藏品早已无偿捐献给国家了。

抗日战争中，他在重庆粮食部任职，马衡院长曾借调他为故宫书画展览担任临时工作。日本投降后回到北平，我们两个都成为故宫工作人员。从此，如入宝山，目不暇给，正如《兰亭序》所云：“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聘怀。”实际上季黄兄“游目聘怀”的还超出他文集所涉及的内容。例如1949年春他在天津海关检查德国侨民数十箱仿旧铜器，扣留了其中一件真的商代大铙，说明他对青铜器有很高的鉴别力，但文集中未见有关于青铜器的文章。

199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确认全国各省市呈报的一级文物，特成立一个专家组去各省市博物馆和考古所鉴定一级文物。这个组中有专看陶瓷的、专看青铜器的、专看玉器的，三类以外的文物则都由朱家溍来看。自1992年从河南省开始，每年春秋两季共约四个月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除西藏地区尚未进行外，全国各地已经看完。我听季黄兄说：“前所未见的好东西太多了。”我说：“你如果写入随笔，可以题名为《寰宇鉴古录》。”他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在人家那里收藏保管的好东西，还应该由人家来写。”可见这本文集，并不能概括他所过目的品类。这不妨作为题名《退食录》的又一解。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博物馆编纂图籍出现新气象，允许主编署名，不光是干巴巴一个单位名称。具体到季黄兄的著述，就是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公司出版的《国宝》，内容包括青铜器、法书、绘画、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木器、织绣等门类。1983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此书列为本年度第一流图书。我国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礼品也常有此书。我还曾写过一篇《〈国宝〉述评》，刊登在《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5年第3期。此后他为故宫主编的《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清代后妃首饰》《历代著录法书目》等，均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中宣部主持编印的《中国美术全集》60册中，有他和我合编的《竹木牙角器》《漆器》两册，早已面世并出版了英文本。《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册有12册由他主编，2册已出版。在编纂中的还有大型丛书《故宫珍本丛刊》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册。季黄兄是后一书的编委，在认选文物门类时，他先尽别位择选，把最后无人认选的《清代武备》《明清家具》《清代戏曲服饰》等承揽了下来。其中固然有他研究有素、出色当行的，但也有比较冷僻，须下工夫搜集资料才能完成的。他迎难而上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季黄兄工作繁重，在业余时间还有他自我怡悦的活动。如最近山东曲阜请他鉴定文物，完成后即壮游泰山，步行登上玉皇顶。回家后未休息即应邀拍摄戏曲纪录片，登台示范久已绝迹舞台的武戏《别母乱箭》和文戏《天官赐福》。很难想象年逾八旬的人还能这样乐此不疲，老当愈壮。我谨以后一出戏文中的两句吉祥语“百福骈臻”“寿算弥高”来为他祝福！

1998年7月

目 录

序	王世襄 (1)
---------	-----------

上

我怎样干上文物工作的	(1)
碑版签订问题举例	(4)
从旧藏蔡襄《自书诗卷》谈起	(8)
元人书《静春堂诗集》序卷	(17)
宋高宗付岳飞敕书和批答	(21)
大米和小米	(24)
从旧藏沈周作品谈起	(32)
清高宗南苑大阅图	(40)
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	(42)
来自避暑山庄的一件画屏	(44)
《国子监敬思堂补植丁香图》诗卷小记	(46)
旃檀佛像和复制品的下落	(49)
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	(52)
牙角器概述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	(71)
元明雕漆概说	(77)
明代漆器概述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明代漆器卷序言	(85)

清代漆器概述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清代漆器卷序言·····	(93)
清雍正年的漆器制造考·····	(107)
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	(120)
龙柜·····	(143)
漫谈椅凳及其陈设格式·····	(146)
铜掐丝珐琅和铜胎画珐琅·····	(152)
故宫所藏明清两代有关西藏的文物·····	(161)
王世襄和他的《髹饰录解说》·····	(167)
读《说葫芦》说葫芦·····	(171)
顾二娘制菌砚·····	(174)
故宫藏禁毁书录·····	(176)
足本《唐音统签》全帙·····	(196)
两种《全唐诗》·····	(199)
《崇祯历书》与《新法历书》·····	(203)
萧山朱桐轩先生·····	(207)
萧山朱氏宗谱·····	(213)
朱文端公遗札·····	(214)
朱文端公遗像诗·····	(216)
敬跋父母遗墨·····	(218)
我家的藏书·····	(221)
《凡将斋印存》序·····	(225)
《明式家具研究》序·····	(226)
《中国古代家具》序·····	(231)
《旧京返照集》序·····	(237)
《明清帝后宝玺》弁言·····	(240)
《朱子遗墨》序·····	(244)
《国宝》导言·····	(245)
《西安碑林全集》序·····	(248)
《帝京旧影》序·····	(250)

《北京文物胜迹大全·东城区卷》序	(254)
《清代后妃首饰图录》序	(256)
《两朝御览图书》弁言	(261)
《故宫珍本丛刊》序	(263)
《华夏诸神》序	(271)
漫谈假古董	(275)
研究清代宫史的一点体会	(281)
关于清代宫史研究及原状陈列的几个问题	(285)
明清宫殿内部陈设概说	(294)
太和殿的宝座	(305)
坤宁宫原状陈列的布置	(307)
咸福宫的使用	(313)
太监往谈录	(316)
清代外官生活方式	(323)
关于毓崇穿的盔甲	(326)
慈禧听政为什么要“垂帘”	(328)
清代皇帝怎样避暑	(330)
清代皇子对皇帝的称呼	(333)
清代礼俗杂谈	(335)
稟报的规矩	(337)

下

《红楼梦》作者对建筑物描写中的真事和假语	(339)
对《我的前半生》部分史实的订正	(346)
德龄、容龄所著书中的史实错误	(355)
为影片《倾国倾城》订正史实	(384)
为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答客问	(396)
为电影《谭嗣同》答客问	(406)
堂会戏	(410)

4 故宫退食录

记恭王府堂会戏	(412)
清代内廷演戏情况杂谈	(415)
升平署时代昆腔弋腔乱弹的盛衰考	(426)
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	(439)
升平署的最后一次承应戏	(482)
《万寿图》中的戏曲表演写实	(486)
清代的戏曲服饰史料	(492)
乐善园和三贝子花园的有关史料	(502)
漫谈叠石	(512)
北京城内旧宅园闻见录	(519)
博多勒噶台亲王府	(537)
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的遗址	(539)
旧京第宅	(541)
什刹海梦忆录	(550)
要保护山水和文物古迹	(554)
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	(556)
忆朱益藩先生和他举办的赈灾书画展览	(558)
记溥西园先生	(561)
我与张伯驹道兄	(566)
我所知道的于善浦	(569)
一个参观者对故宫博物院的印象	(573)
我青年时代经过的院庆	(576)
有关易培基冤案的一些情况	(581)
观真迹展览小记	(583)
故宫博物院的国剧同乐会	(586)
闲话《青石山》	(590)
杨小楼的《湘江会》	(593)
杨小楼的《夜奔》	(596)
学余随笔	(598)
余叔岩的一组珍贵舞台剧照	(603)

梅兰芳年谱未定草	(606)
梅兰芳与昆曲	(637)
梅兰芳的歌唱艺术	(641)
梅兰芳谈戏曲舞台美术	(643)
李世芳印象记	(653)
《京剧谈往录四编》序	(656)
提倡文武昆乱不挡	(661)
我说票友	(663)
忆偶虹兄	(665)
抢救保存第一	(668)
再谈京昆的抢救保存	(670)
释北京方言“包桩”“找牢”“龙汉”	(672)
饮食杂说（一）	(675)
饮食杂说（二）	(681)

我怎样干上文物工作的

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最怕人问我：“你将来毕业干什么去？”我觉得简直没法设想，我自己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去。当时的如意算盘是：最好毕业留校。因为我只对本系的事最熟悉，别的事都不懂。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沈兼士先生主编的《广韵声系》的一些抄抄写写工作。当时并不敢希望有“助教”一类职称落在头上。因为国文系已经有助教，绝不可能再增加一名，只盼望能留下继续给编书的事务打打杂就满足了。其次希望能在中学教语文或教历史，自问对这些工作还是不生疏的。不过，这些工作，毕业后都没有轮到头上。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也就说不得这个那个，能逃出已沦陷的北平，到了抗战的后方已经满足了。我是学中国文学的，当时叫作“国文系”，就是现在大学的中文系，竟去了粮食部门工作，生疏到了极点。但当时有个信念，就是抗战第一，抗战时期摊到头上，什么工作都应该努力做，所以也就没有其他想法了。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故宫博物院曾将大批文物迁至西南。1943年，趁着重庆冬季雾天，没有敌人飞机轰炸，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市区两路口，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内举办一次短期展览。参加展览的文物共八十三箱，均为1934年参加伦敦艺展的中国古代名画。这批文物由古物馆的科长庄尚严先生从贵州安顺远道押运来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故宫博物院院部。这时，我被借调来当临时工。这件事出乎意料地使我高兴。因为我父亲收藏很多文物，故宫博物院成立专门委员会之始即被任命为专门委员。我从幼年到文物耳濡目染，到十几岁时就随着父亲每日接触金石书画。卷、轴、册怎样打开收起；铜、瓷、玉如何拿起放下，都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一样熟悉。况且故宫南迁以前，我是常常去参观的。对于

这样熟悉的事物，我当作工作任务参加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和过去参观以及在家中保存文物情况大大不同了。首先是从南岸海棠溪故宫博物院把八十三箱文物一车一车地装上汽车，开到两路口中央图书馆，我们再一次一车一车地卸。卸下来穿上绳杠，两人抬一箱，走上若干层台阶，抬进临时的库房安顿下来。然后打扫陈列室，抬陈列柜，擦玻璃等。一系列卖力气的事情做完，才能坐下来，照着目录写陈列品名卡片。打开箱子，搬出卷、册、轴陈列起来。一边工作，一边欣赏，这时候的享受真是无法形容。展览期过去，收、装、抬又是一个很大的体力劳动过程。这些事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数十年了，回想一下，青年时代刚刚参加工作时的思想活动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自从出了学校门所遇到的工作，我觉得根本不存在什么是熟悉的、什么是不熟悉的问题，也无所谓什么思想准备。譬如在粮食部门，一天到晚在办公室和公文打交道，还有时候开汽车，但对公文拟稿这项工作是一窍不通的。在大学里读过的汉魏六朝、唐宋八大家，不论是散文还是骈文好像都和这项拟稿工作不生关系，只好向人求教。经人家告诉，得知必须调出档案来看看，后来果然从档案里全部了解到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事，最生疏的事逐渐变成很熟悉的事了。

参加古文物展览工作，本来是自己很喜欢的，又是一项应该说是已经熟悉的事。但整个我所参加的工作过程，体力劳动要占十分之七八，这又对我是很生疏的工作。我没当过装卸工，没干过肩担运输，这次都干过了。是不是我当时很热爱这种体力劳动呢，不是的。青年时代我一直很喜欢体育活动，踢足球、游泳、打橄榄球等，但坦率的说，我并没有体力劳动的习惯和爱好，不过遇上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次参加文物展览，负担的体力劳动是以好胜的思想去完成的，所以不觉得苦，并且博得了院长马衡的一句话：“现代的青年需要这样，粗活细活都能干。”

抗战胜利后，我正式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当然一切条件、环境和抗战时期的四川不同了，但熟悉的文物工作中生疏感还是不少。我在参加“提集”“编目”“陈列”“库房整理”等工作时，未曾见过的文物太多了，都要把它们从生疏变成熟悉。我觉得即使已经熟悉的事物，只要深入研究，对它的认识肯定就会有变化，何况自己研究的不知道的事物每日层出不穷，也可以说从青年到老年一直是这样的。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些青年读者要问，生的怎样就变熟了呢？不外乎老生常谈，先向书中

求教，同时也向人求教。文物看多了，自然也会有所认识，图书和档案帮助我们了解文物，文物也会补充图书的空白。读书时也会出现这个看不懂，那个不明白，我的经验是不管懂不懂就硬读下去，读多了就会在本书中解决本书的问题了。

碑版鉴定问题举例

(一) 某碑拓本的时代，一般根据碑中某字存、某字缺来断定。但同时必须全面了解此碑的历史、各时代碑文之存佚、前人的考证过程和结论，还要从书法角度看全碑书势，比较各种拓本的纸墨和拓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字体的风格神韵。

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两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一本为张彦生（庆云堂碑帖店经理）捐（以下简称张本），另一本是明清数百年来在内阁大库的藏本（以下简称库本）。两本都是“重译来王”的“重”字完整，“櫛风沐雨”的“櫛”字、“长廊四起”的“四”字犹存，所见传世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只有这两本达到如此标准。但“照灼云霞、蔽虧日月”的“霞”字和“蔽虧”二字，在张本中笔画完整，而库本中此三字有些剥蚀。

1960年马子云先生对这两本进行了鉴定，张本写的是：“北宋早期拓本，霞蔽虧三字未损，珍品甲。”库本上写的是：“北宋拓，碑文未曾剝蝕，珍品乙。”这两件北宋拓本都定为珍品，而有甲乙之分，显然是因为“霞蔽虧”三字张本完整，库本三字略有剥蚀，说明张本早于库本，表面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纵观全碑，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新问题。例如库本“南踰丹徼”的“丹”字，横画右出住笔处有泐痕横拖而下，可以明显看出横画住笔的一顿，笔外则是泐痕。凡比较晚的宋拓本及各时代的拓本，都是经过剝蝕，其泐痕与横画并为一笔，于是这一横很长。张本的“丹”字就是很长的，看不出原来住笔的一顿，并且在泐痕的最末剝出一个长横收笔的一顿。又例如库本“縈帶紫房”的“紫”字，“乚”画与中长竖笔平，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笔的起笔，其高出半分许的乃泐痕，其分界处非常明显，晚期宋拓及各时代拓本，经过剝

凿的，“乚”画已不见起笔处与泐痕分界之迹。数百年来习欧书的人遇紫字，无不“乚”画提高，早已习非成是。张本“紫”字“乚”画也是高出的，并且在泐痕的顶端另凿出起笔的一顿。又例如库本“得禮之宜”的“宜”字，末一横收笔处略似隶法收笔，这是因为六朝之末通行非隶非楷的书体，如欧阳询书房彦谦碑即作此体，醴泉铭则已趋平易，然而未剝凿的拓本，某些字的笔犹略具隶书风格。但张本“宜”字末笔已剝凿为纯粹楷书横画收笔的一顿，完全不含隶意。又例如库本“絶後承前”的“承”字，虽已损而匡廓还在，并且中间竖笔下的勾笔非常清楚，这是其他宋拓本所没有的。张本也和一般拓本一样，不见勾笔，只是一片损坏的空白。

以上四例就是纵观全碑，深入研究之后所发现的新问题。张本“霞蔽虧”三字笔画完整，库本这三个字略有剥蚀，如果张本真的早于库本的话，则“丹”“紫”“宜”“承”四处的笔画起码应该和库本同等的标准。张本是棉纸精拓，库本是麻纸擦墨拓，张本这四处的笔画应胜过库本，可是张本“丹”“紫”“宜”三字是剝凿过的，“承”字损坏程度大于库本，已不见勾笔，只见一块空白，这些现象只能说明张本“霞蔽虧”三字是动过手脚的。

关于九成宫醴泉铭碑文已凿和未凿是极其重要的时代划分问题。昔人论九成宫，有“肥本方是宋拓”之语，是与细瘦枯脊的明拓本相比而言。若以两本宋拓相比，一本不肥不瘦，一本略肥，则不肥不瘦的拓本正符合欧书本来面目。欧公于贞观六年七月十二日书付善奴，授诀中有“……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九成宫碑书于贞观六年四月，正在书授诀之前三月，诀中所云无不与碑字吻合。从欧书传世的墨迹来看，卜商、张翰二帖是双钩廓填，只有梦奠帖是原迹，正是不肥不瘦的笔画。纵观全碑书势，库本字体结构峻整，神气浑融，不肥不瘦，无丝毫婉媚之态。张本则已略具肥意，“霞”“蔽”“虧”三字虽然剝凿出完整的笔画，而其他漏洞无法掩饰，除说明是已凿本以外，张本还有多处补墨。例如“長廊四起”，库本“四”字犹存，而下面一横已损。张本“四”字在下一横损处涂墨掩盖空白，在影印本上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墨色差别。马子云先生在张本的档案上注明“有若干勾描与补墨”之语，在库本档案上明确地写着“北宋拓，碑文未曾剝凿”，说明马先生也看出了问题。本文附图是库本，因张本早已由文物出版社

影印出版，读者便于参看，无须在此多占篇幅。

（二）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拓本鲁峻碑，以《隶释》校此本，第11行“汝南干商”的“商”字和第16行“當遷緹職”的“遷”字（图六），在此拓本中均完整存在，而《隶释》释文注缺字。

洪适《隶释》成书于宋乾道三年，成书前当然还有一段积累资料，著书过程的时间，拓本的时代当然还在此前若干年，所以“商”字、“遷”字不损本，定为北宋拓本。

此本于清同治九年为盐运使丁彦臣收得，拓本前后除丁氏题记外，有同治十年匡源题跋二则，一跋云：“……取《隶释》及国朝诸家本对校，凡洪氏所有诸家所无者十字皆完好如故，第六十八行（指裱本行数，即整碑第十一行）‘商’字，洪氏已缺，此本尚存，其为宋拓无疑……”

1965年鉴定者马子云先生在此拓本的档案上的鉴定意见是：“明初黑墨拓，‘允文允武’之‘武’字尚存，‘遐邇’二字未损，是流传中之早本，惜碑中断处为后人妄补之，一级乙。”

按鲁峻碑拓本，在清代流传情况正如匡源跋云：“近时漫漶益甚，舊拓善本殊寥……”所以“遐邇”二字未损，已经是善本。近人方若先生的《校碑随笔》也谈的是“遐邇”“宣尼”等字，都研究的是碑石已断本。碑帖行业中也是这个概念，但不能因有此概念就认定不可能世上存在不断本，轻率地决定一件文物的命运。这一则鉴定意见最值得商榷的是“碑中断处为后人妄补”一语。因为说妄补而又没有证据和理由，不是治学的态度。按古代名碑，椎拓过多又经风吹雨淋日晒，年久剥蚀，文字缺损，屡经剜凿者有之，然而必须碑石不断裂，只是某些字缺损，把它磨治再刻。而鲁峻碑已断裂，断处空空无着刀之地。如果认为是在拓片上涂墨补的字，按旧社会碑帖行业的办法，凡旧拓本字有笔画缺损，可能用补墨的技术，如前文所举九成宫张本“長廊四起”的“四”字下面一横就是补墨，而鲁峻碑断处字全缺，在此宋拓本中仍完整存在的计有：“德秉”“去”“七年”“濟其”“拜”“居”“商”“追”“息叟”“能不”“遷”等16字。这许多字，是无法平空涂墨补出来的，也无法用另一块石头平空刻出来，如果说“后人妄补”是用上述两种方法平空补出来的，那么首先应看字体神韵，此本宋拓鲁峻碑曾经由有正书局石印出版，各大图书馆不难借阅，此碑隶法淳古，结体方阔，极庄